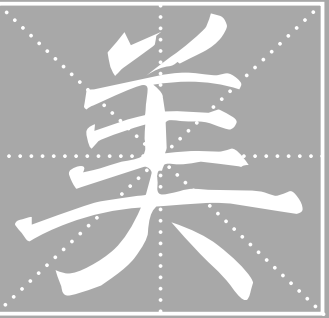




朝花夕拾

许多时候，它可能只能是一孔形状有趣的缝隙，让我得以从这孔缝隙中窥探世界，就有了独到的视角和难得的收获。

瓜事记

■ 老九

30多年前，我还是个中学生，读到《滕王阁序》时，便咽着口水赶到了南昌故郡的赣江边，想实地考察，不知天高地厚地要写这个著名文学故事的电影剧本。还自我打气，人家王勃不就是年少而无畏吗？我凭什么不可仿王勃而写王勃呢？

找到旧址，并没有见到高阁，只有几根水泥桩子，无声地站在水边，愣愣地迎接我这来自千里外的懵懂朝拜者。找人打听，得知高阁早就不存在了，正准备重建。适逢盛夏，江堤上的树叶被烈日曝晒得耷拉着，附近人家的几个小孩，在水泥桩旁游狗刨，后腿击水“扑通扑通”溅起水花。有不知名的白色水鸟在黄水的赣江上徘徊。顺文章视角寻找，“南浦云”和“西山雨”不见踪迹。不远处的八一公路大桥横卧赣江，让我叹息，如果实地拍摄的话这桥将破坏画面，王勃时代并无这样跑汽车的道路大桥。

我叹：“大桥与江水齐飞，本人共桩子一愕。”

而迫在眉睫的发愣，还由于干瘪的腰包。留下返程票款，若还想在江堤上留守三天，那么，每天只有三大毛供自己挥霍。夏天，江堤可露营，工地上的自来水可解渴，但一日三餐饱肚的就只能每顿一毛一碗的凉面了。赣江边来一饕人，饕人脾气发作无人能敌：花了这么大的力气千里迢迢跑来，岂有立马打道回府的道理？即便饿，也是人生难得几回饿，拼了小命死守它三天，看它无钱能将我怎么样！不是有“穷快活”一说吗？咱就穷游一番。

第三日晚，终于认命了，或者说认输了，凉面不耐胃消化，空空的胃囊几乎就是被一双无情的冷手在揉搓，肚皮贴着脊梁骨，连气喘都变得急促起来。人家王勃能“千里逢迎，高朋满座”，我形只影单，只有自己犒劳自己一回。基建工地不远处有西瓜摊，摊中有切开的

西瓜零卖，巴掌宽的一牙瓜，定价一毛。别处的瓜，哪能与这里的瓜相提并论？从经纬定位，这里“星分翼轸，地接衡庐”，从时光溯源，这里有王勃笔端的墨香一缕，逾千年而愈醇厚，这牙瓜遍天下也无觅处啊。“胜地不常，盛筵难再”，开心地吃了红的，再不舍地齿剔红后的白壁，不甜，却清芬慰藉，又解渴充饥，最后，冷眼观望着天上那一勾弯月，这瓜壳，嘎嘣作响，又磨磨蹭蹭地砺着我的喉壁，乖乖地填进了我的胃囊……

走遍天下也难得一尝的好瓜啊！好多年后，我从光明日报上看到招聘启事，孤旅西北行，跳出教坛应聘。由于僧多粥少，聘方挠头皮面试出题，居然是要当场背诵《滕王阁序》，主考官振振有词：读中文的不能背诵这千古名篇，书是怎么读的？本人力拔头筹，摇头晃脑地快速背诵中，闻见一旁有人啧啧：呵呵，滚瓜烂熟。而我脑际飘过的清香却是一牙西瓜送来的。这瓜可是无须水煮也能熟，结在藤蔓上，只需给其时间，自然而然地就熟了，就甜了。就悬吊在生命记忆中，圆硕美妙如日如月了。

再一次看到真的滕王阁，是人到中年后，我从苏州绕道南昌返鄂，中途专门去看过这座名楼。很远很远，就看到巍峨高耸的巨大建筑。彼时，高阁尚未见雏形，不过是空中楼阁，但阁周边的江堤江水可作证，那一牙记忆中的西瓜可以作证，我当年是慕名来访过的，在江堤上的夜半数过夜穹的星星。久别重逢，感触良多，不在话下。

近阁，间一层大门两旁对联，是毛体书就：落霞与孤鹭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我当时并没有看到资料记载，但从书写的章法，还有老人家的诗人气质，我相信是专门题写的。如今得知，虽然不是专门题写，但也的确为毛主席儿媳邓华珍藏的手记，是老人家喜欢这个句子，挥毫写就。想象雄才大略的一代伟人，欣赏间隔千年的“童子”，心中暖暖。

拾级登阁，浮想联翩。我想到了上海诗人李振邦到滕王阁时，写了一首《那只孤鹭》的小诗，极有味道，能记得他诗中写飞鹭翅膀扇起平平仄仄的音韵。也就理解，这座名楼其实是活在天下读书人的心中啊。已故北京作家刘绍棠给王勃改名了，叫他为“王四句”。两句是“海内知己”句，还有两句就是这“落霞孤鹭”句了。他的改名没有丝毫的不恭。他是强调作家要有精品意识，许多人著作等身，但时光能记下的却是零，王勃有了四句，足以垂名青史。

但更多的芸芸众生，是一句也没能留下的，一字也留不下的。我们能够留给自己的，大约只有美妙的记忆，只有那种刻骨铭心的人生细节。于我，滕王阁旁的一牙西瓜，大约可算其一。

有人可能会揶揄我在舔舐伤口，写这种经历中的细节有损自己形象。我问过读研的儿子，他却是目光炯炯，伸拳轻击打我的胸肌：好汉汉子！

在人家看来，这是一块不雅的西瓜皮，我心中将它无限放大并高高竖起，它就是一面鼓满的征帆，塞外古关的荒凉可怖，江南古城的华贵威严，我都敢于驾起命运之舟拭目正视。心中将之缩小成一块拨弦的弹片，就既可大弦嘈嘈，又能小弦切切，随意翻写自己的“琵琶行”。许多时候，它可能只是一孔形状有趣的缝隙，让我得以从这孔缝隙中窥探世界，就有了独到的视角和难得的收获。而我希望的，是它能成为一个看不见但又真实存在的砝码，使得自己多几分深沉，少一点轻浮。

胜地不常，盛筵难再，今生今世不可能再像当年那样狂热出游，那样的西瓜也只能梦中尝到了。吃瓜在当今的网络语中是有特定含义的，表示一种不关己事、不发表意见，仅围观做看客的状态，看热闹的人也一般被叫作吃瓜群众。我之吃瓜，明显与之难相融。由此一瓜，未必不是一件幸事吧！

幸福

待我铁炉冲，绿树成荫，花木扶疏，六十花甲，携妻回家，当在花草之下，虫鱼之边，读书，写字，课孙，弈棋，乐乎乐乎。

花草的清欢

■ 刘诚龙

山林梦长，半夜梦见家乡铁炉冲，堂客摇醒我的一帘春梦：“马缨花插活了吧。”

“半夜三更的，纵能烧红烛去照海棠，邵阳城隔了铁炉冲百十里地，也看不到叶吐芽，花含蕊。”

“那打个电话，问你老弟，他晓得映山红。”

“三更半夜的，纵是我弟与我娘电话不关机，也不能扰乱他们。”

电话打不得，发短信却可。堂客便坐起，倚靠床头，对着窗棂，滴滴答答，编排花之问，草之问，茶树之问。我睡眼蒙眬，眺望窗外，但见：东风袅袅泛崇光，香雾空蒙月转廊。堂客心心念念的是我们亲手从山上挖的花花草草。

今年清明时节，我和堂客回铁炉冲挂青。映山红开得茂盛，灌木里忽然一蓬蓬，翠竹里突然一丛丛，它们划破一山青绿，照得满目鲜明。

我堂客突然尖叫：那是什么花？一朵朵簇拥，一团团绽放，起劲地花团锦簇，卖力地五彩缤纷，却无叶衬托，红花须得绿叶扶，而这花却在芬芳。

问乡亲，乡亲也不知，野花自在，无人理睬，粉红的一树，粉白的一树，粉黄黄又一树。只见花不见叶。走近去瞧，但见根枝如葡萄藤，藤轻花重，花荣叶稀。

这是什么树？外甥女使用了手机辨树功能，认得这是马缨花，清朝吴震方这么描述的：“色赤，如马缨，其花下垂，一条数十朵，树高者丈许。有白者，有桃花而大红镶边者，皆异种也。”铁炉冲的山林里，马缨花色不赤，而粉黄，色不赤，而粉白，也是奇异之种吧。

开挖！我与老弟，被荆斩棘，分灌木寻山路，山头金樱子带刺，也顾不得挂衣刺手，绕马缨花而巡，然后团团转转，挥柴刀剁杂木，舞锄头挖山土，吐唾擦手，挥汗如雨，挖了半天，连土连树，把马缨花扛到弯弯山道，再扛回家。

以前每到清明节回家，挂完了青，便去挖笋子以炒肉，去摘三月菖以饕餮，这回，却是弃笋与菖，专心致志移栽山林入草堂。马缨花挖了数兜，映山红挖了几棵，一二三四五六七，野茶树排在路边，蛮有阵势。这么多，如何把这小座山林搬回家中？堂客穿的是细花衣，喊外甥女揪根根

苑，她肩扁树头，一位教师娘，当了农家妇，迈着碎步，肩扛手提，行走在山路，那模样，是滑稽，还是浪漫？

茅檐因此有山林气，有烟云气，有花香气。只是把我累了个半死，个把星期，身子都是软的。

回到城里，堂客半夜难成眠，牵挂着那些花草树木。半夜突然想起，要问那些树与草与花，到底栽活了没有。也怪不得堂客心急，过年前半个月，她把栽培在家里的多肉、芦荟与金边吊兰等一千花草，搬回铁炉冲，待过年回家，都枯了。一个春节都哭丧着脸，又做不得声，背着老娘喃喃，那冰天雪地，怨我老娘不把花草放在屋里取暖，活活冻死。好像冻死的，不是花草，而是她的心意。

清明节花那大力气，移来了一座山林，她能不急吗？此后，隔三岔五就打电话回铁炉冲问马缨活得如何。问马缨花，是一片欢喜，马缨花带花而栽，活了呢；也问野茶树，老弟告知：没活，叶片全枯黄。堂客几天茶饭不思，心神不宁，野茶树这么娇气噢，是没掌握栽培技术吧。堂客对我絮絮叨叨，叫我花些工夫研究树性。堂客去年评职称，没评上，也没见她恼。现在却放豪言：职称不弄了，就好好想想怎么养马缨花与映山红。

可是，野茶树一直没活。堂客一脸苦愁。花草是清欢，也是清愁。堂客有欢，其次是清欢，不浊欢；堂客有愁，其愁是清愁，不浊愁。也是也是，活了这么久，悲欢离合都已经过，无须念挂着人生之酸甜苦辣，喜怒哀乐尚未了却，但须记挂着花草之盛衰枯荣。

半年后再回老家，堂客把行李搁在门边，没提进屋，便去看花看草，看树看菜。墙角数莸茶，凌早发叶芽，一片，两片，三片，手指头大小，黄嫩嫩的叶芽，从枯干的枝头之腋长了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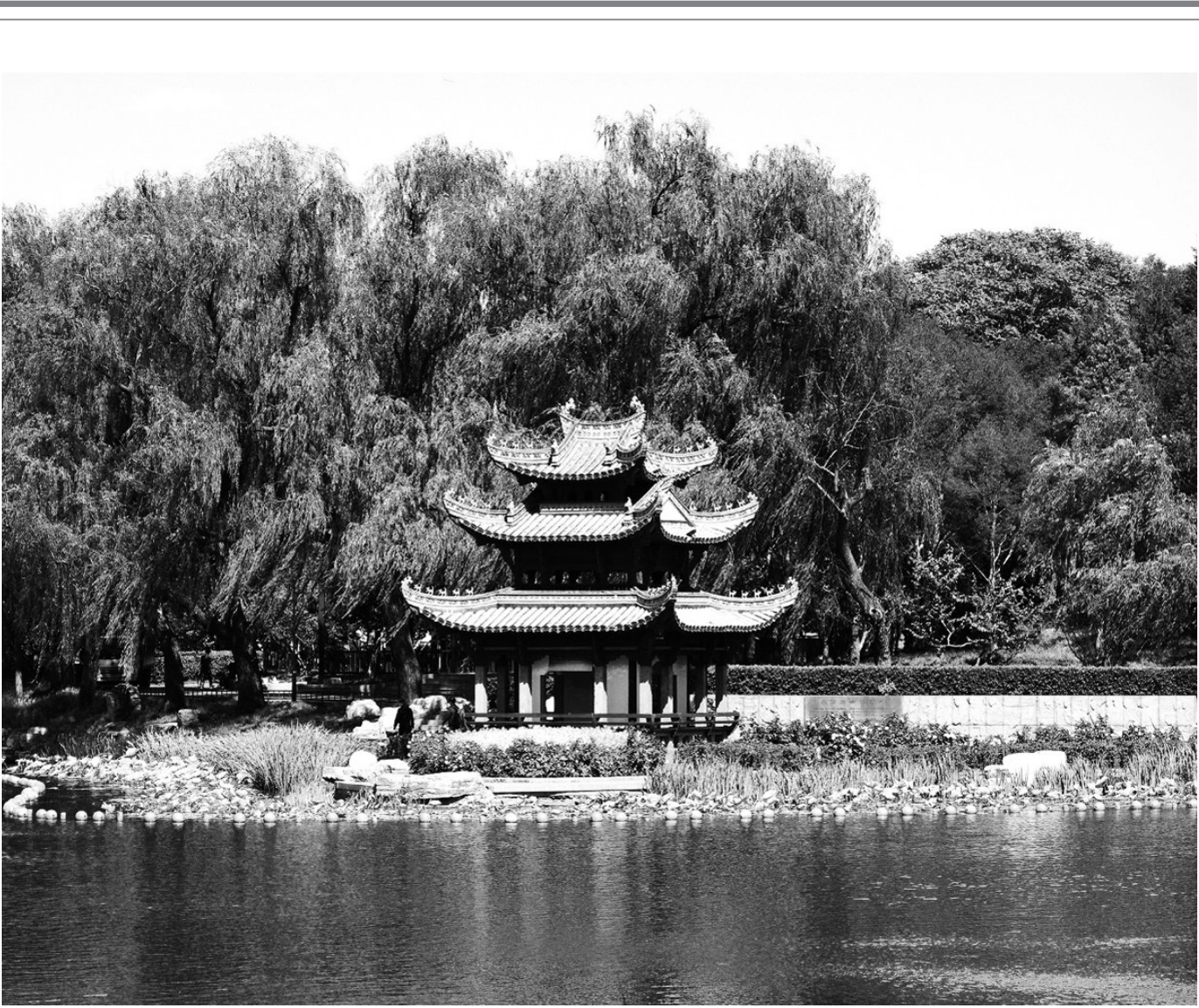
野生，自有野性，野性最有生命力。茶树活了，这让堂客喜得跳手跳脚；带花种植的马缨花与映山红，也是片片绿叶树腋生，生机勃勃。可惜的是，大门口的那棵红水杉，是真的枯了，是没浇水，还是没淋肥？堂客转身对我吐怨词：不是水杉树没活力，而是你这厮没知识。估计是。

在铁炉冲住了几日，每日挑清水，从叶至根浇，让花草与树木，饱吸山泉，草堂里这些树木，喝了山泉水，指定可结成小山林。跟堂客说了，回城即去新华书店，不买什么经史子集，不买申论考试卷，要买就买种树书。平时

我是常立志，这回却是立长志。提了母亲给我摘的一袋袋辣椒，一篮篮茄子，回了城，就赶紧跑到书店，买了几本种树书，还买了几本象棋围棋书。想的是，待我铁炉冲绿树成荫，花木扶疏，六十花甲，携妻回家，当在花草之下，虫鱼之边，读书，写字，课孙，弈棋，乐乎乐乎，乐乎天命不须疑。

湖光绿荫

徐建军摄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我心伤悲，莫知我哀。”

二姐

■ 朱钦声

今年，似乎全国各地的降雨都特别多。

我坐在空空荡荡的大兴机场候机大厅里，眼瞅着航班信息牌，红色标示的延误或取消的航班一长串，幸好没有我去的目的地，心里暗自庆幸。没想到就在登机前一小时，天空突然变得浓黑，然后是闪电，隔着玻璃还能听到远远的雷声。滂沱大雨在电闪雷鸣后顷刻而至。路灯灯光下，我能看清楚雨点有多密集，悬着的心一下提到了嗓子眼。我本来买到的就是一个红眼航班，这样一来，航班会不会延误甚至取消？要是赶不上明天一早举行的遗体告别仪式怎么办？

我是上一天夜里接到亲人们的信息：二姐走了！那一刻心情极其复杂。虽然一年多以前她被检查出了脊椎骨髓瘤后，我们就知道这一天的到来不会太久，心里有了充足的精神准备，但是这一天真正到来之时，还是会有刀子割肉般的疼。父母刚走五年，怎么这么快就轮到她了？另一方面，和这种感情共生的还有一种看似矛盾的释然感：她终于走了，可以不必再咬着牙经受病痛的折磨，可以不再有饥饿却咽不下东西的痛苦，可以不再有生不如死的感受了。她生前的苦痛折射到亲人们的身上，扩散成了更多人的痛苦——看到你爱的亲人经受着炼狱般的煎熬和折磨，你却无能为力，人世间的苦痛，莫此为甚。现在，这一切终于都结束了。

但是，我一定要赶回去和二姐做最后的告别。否则会在我内心中留下长久的遗憾和自责。还好，虽然直到登机时都还能听到雨点打在飞机上啪嗒啪嗒的声响，但它终于没有阻挡得了我们的飞机冲破雨幕，送我返回了故乡，赶上了翌日清晨与二姐的最后告别。

隔天，我前往二姐家去看望孤寂的二姐夫。连着两天的中雨，让户外变得异样的安静和冷清，让低沉的心情更觉压抑。举着伞走在通向二姐家的河岸上，视野内竟然难见行人，只有河岸上的草木，得了丰沛的雨水浇灌，长得非常茂盛，远远望去，四处一片素绿。偶然在林间草从出现的白鹭，就像是这片素绿中的朵朵白花。对了，二姐生前非常喜欢这个色调的花。每次我回故乡，她总爱事先买上一大把素雅的百合和马蹄莲插在我住处的花瓶里。而这段河岸，也是她散步喜欢走的路径。有一次我早上跑步，还和二姐在这里相遇。那是一个万紫千红的季节，所有的生命，人、动物和植物都生机勃勃。而在故乡这个多雨的秋季里，独行的我却感到有些发冷。“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我心伤悲，莫知我哀。”这是《诗经》中的几句诗，也是此时我心境的真实写照。

二姐心地最善良。我们兄弟姐妹这么说不，老一辈们这么说，甚至连亲朋好友也这么说。她生性平和，总爱把身边人和事往好里想，真诚地对待每一个她遇到的人。这很让她尝了些苦头吃了些亏，但是事后她依然我行我素，一生似乎都没有改变。在医院的病榻上，她像个思想工作者一样，开导邻床

一个总是牢骚满腹的病友，看事情要全面，看大局，看主流，不要钻牛角尖。直到她后来都起不了床，说话都很困难了，还惦记着亲人们的这事那情。上次去探望她时，她很费劲地对我说，她听说我的住所卫生间有两块瓷砖脱落了，想待她家厨房修缮的时候，让师傅去给贴上。

二姐一生勤劳。还在读小学的时候，她和大姐就是母亲在生活中的好帮手。大姐帮外，二姐帮内，做饭这些事她早就学会了。我和妹妹还是学龄前儿童时，她每天中午放了学，总要匆匆忙忙地赶回家来，为我 and 妹妹做午饭，然后又急急慌慌地赶回学校。为了减轻家庭负担，她十多岁就离家工作了。她的每次回家，都是我们的期待，因为她往住给我们带来惊喜。我还记得一次上学路上遇到回家的二姐，她从挎包里掏出一个搪瓷缸子，从里面挖出一勺尚氤氲着热气的“三合泥”（一种甜食）塞到我嘴里。在那个饥荒的岁月里，那是我记忆中最甜美的味道了！父母晚年，她和兄弟姐妹一起尽心尽力，让高寿的父母享受了生命中最幸福的时光。到北京来我家做客，二姐也从不把自己当客人看，进了门没寒暄几句就一头扎进厨房里。我们兄弟姐妹们都承认，二姐做饭最好吃！

但是二姐最不愿意跟人分享的就是她遇到的困难和心里解不开的疙瘩。哪怕是自己的亲人，她也唯恐给人带去麻烦或者不快。她的选择是自己变坚强，诸事一人扛。但是，这些事中她有的能扛下去，有的则在心里发酵成为永远的痛。她的忍辱负重，她的闷闷不乐，我不能确定这对她的疾病是否有直接影响，但从常识上讲肯定是不利于她的健康状况的。

最可以肯定的是，她对自己的身体健康的态度，是她早逝悲剧的直接原因。她被检查确诊后我们才知道，其实这以前起码是一年多的时间里，她就经常感觉到腰疼，但是她没想到要去做检查，而是自己给自己当大夫，认为不过是腰肌劳损或者腰椎间盘突出，用靠垫顶顶就行。直到她陪瘫了脚的儿媳妇去医院检查，儿媳妇坚持让她也做个检查，这才发现癌症已经发展到晚期了。这是一个太大的悲剧。不少人往往很在意生活中不那么重要的事情，却忽略对健康对生命利害攸关的事；总怕去医院的麻烦，却不怕不去医院可能带来的更大麻烦；知道智商、情商或者财商，但是却不知道也有“健商”；只知道病了再找医生，却没领悟个体的健康不是靠医生来被动治疗，而主要是靠我们自己平时主动管理的。二姐的悲剧正在于此。

二姐的儿子曾经痛心地对我说：怎么这样倒霉的事就轮到我和妈妈了呢？！我儿子也发过一句感慨：“二姑妈那么善良，老天对她太不公道了！”我理解他们的情感，但是我想说，尽管我们说“好人一生平安”，但那只是一种祝愿或者希望，毕竟道德的逻辑不能代替科学的逻辑，而掌管人们生命和健康的只能是科学的逻辑。

我希望我的亲人们都永不忘怀勤劳善良的二姐。我希望所有读我文章的人也都记得她的悲剧和教训。呜呼！